劒谿說詩

序

古來說詩者夥矣而司空表聖嚴滄浪最爲勝以不着跡象能得理趣也但從入之方未嘗指示學者奚所循軌焉白田喬子斂豁中有所得發而爲言自古逸風騷以暨六代三唐宋元明代各有開陳或述前言而衷以心得或抽新緒而融以舊聞於忠愛敦厚之意丁寧三復凡以見詩道之尊不使雕刻曼辭誇纖鬬媚與夫麗言繁稱意竭語盡者得以歧出其途而亂其位次也書成上下二卷分古今敘源流別正閏而一歸於性情之和

平使學者心體而允蹈之則成大家即依約而遵守之亦不失為正格質之表聖滄浪呂穀諸公有其許為補予未逮者矣劒谿詩古澹超逸凖之前賢有契其心神而化其面目者其所說詩幾於有而後言匪獨見而能言者也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劒谿有焉

乾隆辛未冬十月長洲同學弟沈德潛題

附錄

邱君手札一通

奉札久未報命固由衰老筆墨踈慵亦緣矜慎之過不敢率爾有負虛懷頃細讀說詩二冊洞悉源流指陳利病既顯示以坦途復微參以絕詣信詩學之指南也內有數則似與義例不合意欲削去或別存之復有細碎商榷處蓋弇州先生巵言一出四方文士皆珍為枕中之秘正不妨過為斟酌俾疵纇盡蠲美善兼備耳所見如此是否亦未敢自信仍祈教之詩冊諸篇境

愈老法愈細九日一章尤爲絕調四海二句選中亦不可多得者中心藏之擬議不得矣濶別多年於讀書間有所見輒思質正而會合無由夏初惠然一晤亦未罄所懷昔年朝夕聚樂視爲循常烏知後時疎隔如此世事大抵然也近詩二首賦一首附呈爲瑕摘幸甚餘不宣

弟謹頓首 辛未冬十一月

方公手札一通

客冬在京晤歸愚先生詢悉候履清佳遠懷爲慰並知有詩話近作昔人爲此久乃卒業如所

輯者已多則亦先即公諸同好珠林玉府何當

竊見先與耶比刻賡紀初編便上四冊亦秪是

於寀牘中作本事詩幸不笑其塵陋耳酉秋尚

有北上之興否因風致念不盡欲言

慕韓五兄先生

同學弟方觀承頓首 壬申四月自保陽發

方公又札

久不通候問勞人蹤節想在諒中比知物外多

暇吟情日富尤勞人之所常企羡者耳說詩

一編多前人未發之蘊必傳無疑着意全篇勿

貪好句尤足爲時賢鍼砭也先集付梓並附拙
稿前已布聞茲具一函寄奉座右幸教之貯蘭
小照冀得佳咏以爲光寵今付价子順呈清覽
於其北歸時再請展題則能事不受促廹行人
亦省守候如何如何另紙並奉教擇唯照不宣
菓齋盟兄先生
同學弟方觀承頓首
丙子十月
自保陽發

附詩

歸愚先生四言詩三章

壬申冬日喬君慕韓自白田至感舊言懷

出示近詩并劍谿說詩二卷未逮風騷欣

然成詠

氷雪川原時當飲蜡故友相思千里命駕為認

容顏不驚衰謝胷次崚嶒中蟠嵩華狎主敦盤

高談王霸起予衰頹壯心暫借共寫離懷秉燭

良夜

詩道波流滔滔何底雕斵喪真綺靡垂體不圖

今日復聞正始味無味處其味無已詣臻古淡超然塵滓嗜者誰人爭遂悅耳海上琴聲戚連邈矣

詩家品炙始於鍾嶸表聖承之續者儀卿餘子紛紜歧說爭鳴誰別白黑劍谿平衡叩虛返寂取神離形引弓不發躍如以呈中正清泠騷雅門庭為語後來問途已經

同學弟沈德潛稿

峨嵋說詩卷上

寶應　喬億

韓退之有言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然則為詩者求合乎風人之旨可不慎其所道哉

詩學根本六經指義四始放浪於莊騷錯綜於左史豈易言哉

杜子美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何謂破渙然氷釋也如此則陳言之務去精氣入而麄穢除是以有神

漢人篤學不易為文文出氣厚六朝文士未嘗無學然摛華棄實文故靡靡唐大家及北宋人皆有文有學南渡後義理之學盛往往易於語言而文不逮學矣詩之升降亦然

着眼大處久則積學自厚如讀史不考政治之得失人物之消長與夫治亂之由奸賢之跡但錄瑣事僻字以備採用惡在其為詩學也

日知錄曰今之經義論策其名雖正而便於空疏不學之人唐宋用詩賦雖曰雕蟲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故號稱詩人縱匪淹博未有不洞曉古今大意者

蕭千巖謂詩不讀書不可為然以書為詩難未可所以滄浪貴妙悟

朱子答鞏仲至書曰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至極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更洗滌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

不得也雕龍曰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本莊周老子語引豈

不信夫

仕學規範曰有道之士胸中過人落筆便造妙處

彼淺陋之人雕琢肝肺不過僅能嘲風弄月而已

故詩學首務知道

古詩云者托興古命意古格古氣古詞古色古音

節古也後人古詩不古直可謂之拗字體耳

東坡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離騷曲折盡在

是矣

或問程子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曰學詩

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户也

大序反覆於二南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詩大小序紫陽承夾漈後倫論得失樂平馬氏乃亟言紫陽之失幾為千古不了公案愚謂惟慈谿黄氏持論平允○黄氏日抄曰毛詩註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獘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説遂明本朝伊川與歐陽諸公又為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為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為

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為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為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為詩緝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菴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為鄭衛之音則其說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

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為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詞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於晦菴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菴詩傳為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億按李迂仲名樗兄和伯名柟呂成公所謂二李伯仲也樗毛詩詳解　十　卷通考陳氏曰樗聞之名儒岷隱戴氏名溪宋史儒林有傳著

續讀詩記三卷建昌段氏華谷嚴氏不載宋史續通考載詩緝亦不詳卷帙今刊本三十六卷段氏集解通考續通考俱未列名月居易錄曰叢桂毛詩集解三十卷宋朝奉郎段昌武譔王氏質字景文宋史與樓鑰陸游諸人並傳著詩總聞三卷獨是黃同時王魯齋同郡王伯厚所撰詩疑詩考曾不一字及之豈當日未有成書抑秘不問世未或一見故耶並識於此

困學紀聞曰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

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

三百五篇散見於周官儀禮戴記左氏內外傳孝經論語孟子及百家子史之書百倍於他經以是知詩歌之感人無窮故為教廣

困學紀聞曰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枏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此可為學詩之法

許文正魯齋曰三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大異

尤以見古人敦本業厚人倫念念在是未嘗流於邪僻也

尚書有韻者似雅頌即無韻者凡疊下四字句皆似也但詩兼比興書直似賦體耳大禹謨帝德廣運六句仲虺之誥佑賢輔德六句伊訓聖謨洋洋三句太甲惟天無親六句泰誓我武惟揚五句洪範無偏無陂十四句皆用韻若仲虺之誥德日新至謂人莫己若者亡伊訓作善降之百祥至墜厥宗洪範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至民用僭忒及周易雖用韻却不似詩

左氏韻語當別錄一帙附三百篇後

雕龍曰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

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愚按九章之詞廹不可謂麗九歌幽豔九辯清峻何云綺靡

遠遊朗暢天問奇肆豈惠巧哉

騷經一篇已括有九章遠遊故史公爲傳贊舉離騷則無不該備矣九章中哀郢紀去國月日其始事也懷沙明捨生取義其終事也故傳中備載懷沙贊及哀郢其去取詳畧有微意焉而或者謂史公雅好哀郢讀而悲之恐史公未許爲知言

大招以理識勝文選尚藻飾故置此而錄招魂

李昌谷謂天問於楚詞中可推第一遠遊尚未盡

所長玉賦以招魂為最昌谷務奇故為此言

招隱從九歌暨九辯首章來不但幽峭音節亦復鏗鏘

揚雄反騷宋洪氏論説極詳朱子避之而望溪方公稱其隱痛幽憤且為之辯曰令人遘疾罹禍殃其泛交相慰勞必曰此無妄之災也戚屬至則將咎其平時起居之無節作事之失中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雄之斯文亦若是而已矣按雄之先世非楚同姓反騷且作於成帝陽朔間距屈子沉江二百六十餘年安得比擬戚屬釋莽大夫羞也

或謂漢之去楚人代遼濶公豈憒憒致此瑕摘耶特藉喻以引下文所謂七諫九懷九歎九思之雖正而不悲雄之言雖反而實痛耳余曰不然古人文章無一字漫然者即子所稱下文乃筆力轉變以盡沉交戚屬之指義何得謂非注意處也

後人擬騷多失之明白條易望溪方公曰騷之辭惝怳而彬蔚

三百篇楚騷外如漢魏六朝名賦皆詩學之丹頭揚子雲曰能讀千賦則能為之非為材料也如此然後盡文章之變態

古樂府無傳乆矣其音亡也後人樂府皆古詩樂府古辭不可不讀亦正不易讀其中無句讀文義者或聲詞相雜與夫夏五郭公之訛落自魏氏來已難辨証

談藝錄論古樂府於神理格韻辭調間辨析甚微其音亦終不可得而詳

漢武帝立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世儒遂謂樂府之名自武帝始不知孝惠時夏侯寬已為樂府令矣

少宗伯沈先生歸愚謂樂府自齊梁以來多以對偶

行之而又伋以八句豈復有詠歌嗟歎之意謂李太白所擬篇幅之短長音節之高下無一與古人合者然自是樂府神理

吳淵穎論樂府諸篇反覆詳盡今讀者爽然自失與黃明遠書大樂多機論賦後題黃隱君哀頌古琴操九曲引古詩考錄後序樂府類編後序凡六篇

楊鐵崖樂府亦元白張王末派

李西涯論古樂府謂李太白才調雖高而題與義多仍其舊張籍王建以下無譏焉及觀所自為樂府秖堪樂天後塵耳

西涯樂府非不佳只是詞氣不古

採薇歌詞氣衰颯斷非夷叔作而史遷莫辨吾鄉

王先生嘗云

億按莊子讓王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

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胡致堂

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及也王先生學有根柢

立論似本諸此

安世房中歌詞旨古奧絕類周人漢書禮樂志云

高祖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祖姬韋昭曰唐山

姓其他無傳焉余竊悲夫人有如此才而事蹟不

少概見何哉

樂府與古詩迥別如漢十八曲及雞鳴烏生陌上桑相逢狹路等篇樂府體也晉以下擬作古詩體也秋胡行如曹氏父子樂府體也傅休奕顏延年古詩體也

漢詩和平魏詩激昂晉詩高處與魏相頡頏次之則信如劉彥和所謂輕綺也宋詩已有排句然骨重體拙古意尚存齊詩骨秀神清而力不厚梁詩高者可匹宋齊下者與陳隋並入唐律矣陳詩格最下前不如梁後不如隋北朝詩可稱巨擘皆南

人餘子詞來不足絕似當日南北風氣也
古詩十九首最近國風小雅讀之久令人感嘆流
連泣下沾衣
讀十九首不須尋章摘句但如程子所謂優游玩
味吟哦上下自有得處
日知錄曰眞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掃千古
之陋歸之正旨然病其以理為宗不得詩人之趣
且如古詩十九首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畧
具於此今以希元之所刪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
服紈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之篇良人惟古

歡枉駕惠前綏蓋亦邶風雄雉于飛之意牽牛織女意昉大東兎絲女蘿情同車舝十九作中無甚優劣必以防淫正俗之旨嚴為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國風之義旨哉言乎

蘇李詩漢書不載後人多疑是偽作不知五言體製入史傳不合故班史削之秪錄少卿别歌一篇五言詩遷固不入史傳范史始編入後人效之至陳游馬令輩作南唐書併入詞句可一噱也河梁詩縱不出蘇李手亦西京文士擬作魏晉入氣味那得純古至此

漢京自雜歌樂章外五言概不多見是殆歷武宣之世崇尚經術不暇以為然作者間出深醇簡古非魏晉人可到

三國文士盡屬當塗良由鄴下去東京不遠文物未即散亡且老瞞父子才華實堪統制

曹孟德詩鷹揚虎視自具横槊氣象

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其不得於兄宜矣

陳思篇什既富端緒紛然大旨不越求自試通親親二表意至遠遊遊仙等篇蓋亦憂愁幽思而作

其詞曠以蕩其情愴以悲

贈白馬王彪詩長言嗟歎不復為子桓諱矣而不失小弁親親之義贈徐幹丁儀諸子慰藉深至而已之困厄無聊自見

送應氏詩極黍離之感非老瞞薤露蒿里等篇隱然覬覦王室也

陳思詩全以神行筆未嘗着紙楊德祖謂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又曰含王超陳度越諸子嗚呼眞八斗才也後來惟李太白近之

典論及與吳質書并丕為世子時作於偉長公幹諸子各加品隲獨不及其弟植猜忌之心早見於此矣

中說亟稱陳思王能達理善讓則當日賫志以沒可見白於後世矣

曹丕深愛孔融文辭稱帝後嘗募天下有上融文辭者輒予以金帛顧與吳質書論次諸子獨遺之豈融初遇害不無顧畏耶

公幹仲宣才思在伯仲間而詩品曰陳思以下楨稱獨步雕龍曰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

幹一先劉後王一先王後劉均非篤論

新城公於建安諸子獨不喜劉見香祖筆記古夫于亭雜錄至謂無一語可采毋乃過與

雕龍曰阮旨遙深詩品曰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近日沈先生歸愚謂阮公咏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俶詭不羈讀者莫求歸趣合諸評語觀之阮詩精神出矣

漢魏詩多同句阮籍詩句多自同不為苟同斯不嫌於同

三張以景陽為最二陸則士衡居先潘安仁稍遜

士衡遠過士龍宜乎康樂賞之但與太冲並竊所未喻

景陽居穢濁之世與兄孟陽各保清節其先見殆不減江東步兵也讀詠史雜詩等篇微言妙緒超出潘陸諸公之上論者尚以乏風骨少之哉

太冲越石景純自是公幹仲宣勍敵○三家詩體不同各具建安風骨典午之世與兩漢同風正賴鼎峙力耳

陶詩渾然元古在六朝中自為一格

讀陶詩當察其樂中有憂憂中有樂至其見道語

赤劉以來詩人所未有

陶公嘗往來廬山集中無廬山詩古人胸中無感觸時雖遇勝景不苟作如此

淵明人品高出四皓之上而贈羊長史詩曰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躕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又飲酒詩曰咄咄俗中惡且當從黃綺其景慕之如此正猶武侯嘗自比管仲樂毅而不自知度越諸子也

阮嗣宗陶淵明詩當全讀文選不足據依

康樂詩昔人比之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專論品質

也謝公才大不減士衡而骨力過之

漢魏詩渾然無涯涘至謝康樂始有致力處千古標準不專在遊山詩也

顏詩昔人病其刻鏤太甚余謂刻鏤處亦近古秋胡行體裁明密九首如一首五君咏章句似各不相屬皆高作也

鮑明遠五言輕俊處似三謝至其筆力矯捷直欲與左太冲劉越石中原逐鹿矣七言歌行寓廉悍於藻麗中江表三百年允推獨步

杜詩俊逸鮑參軍逸字作奔逸之逸纔托出明遠

精神即是太白精神令人多解作閒逸矣

讀小謝詩令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

江淹才力實勝何劉沈謝故與明遠並稱為江鮑體然小謝之清音獨絕矣

蕭梁一代新城公謂江淹何遜足為兩雄以余觀之文通格調尚古仲言音韻似律未宜並論也水部詩氣韻清微孝綽子堅非其曹耦

庾子山在南北朝力量最大故李杜宗之退之亟稱李杜而不及子山蓋輕之也其詩曰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是子山固在蟬噪中矣許彥周曰

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諒哉

退之論文則稱屈原孟子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而不及賈誼班固論詩自陳子昂李白杜甫外則稱蘓源明元結李觀而不及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則退之固精於文而略於詩者

唐五古宜枕藉觀者射洪曲江李杜韋柳他如儲王數公亦可備流覽也韓白五古自佳一險一易別成韓白體耳

陳拾遺曰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綵

麗競繁而寄興都絶每以永歎思古人常恐邐迤
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李供奉曰梁陳以下艶
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
讀二公詩益三復於斯言
曲江公詩雅正冲澹可想見其風度
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觀曲江公集益歎老杜
評泊之妙
太白樂府五言約六百 十餘篇體勢多端要不
失風騷指趣閒涉徑露固屬不經意之作亦擺去
拘束

杜五言二百七十餘篇精警之什皆少壯時作入蜀後律詩則更精而古選不逮矣至七言歌行合前後無不佳者○晚節漸於詩律細祇自言其律細耳亦不及古選律細祇是律詩之律法細耳若古詩朱子固謂晚年自出規模不可學何律細之有

朱子謂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倣選詩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大儒天縱論詩亦深到如此

太白詩有似國風小雅者有似楚騷者似漢魏樂府及古歌謡雜曲者有似曹子建阮嗣宗者有似鮑明遠者似謝元暉者又有似陰鏗庾信者獨無

一篇似陶子美間有陶句亦無全篇似之者雖李杜之不為陶不足為病而陶之難擬可見也

江鮑各有擬陶詩皆不及韋韋氣象近道

韋左司詩澹泊寧靜居然有道之士國史補稱韋性高潔鮮食寡欲今讀其詩益信其為人

韋詩淡然無意而真率之氣自不可掩

韋公五言正脉白居易謂高雅閒澹自成一家尚不為知言 朱子謂左司五言所以高於王維者以其無色香臭味也此是篤論

柳州哀怨騷人之苗裔幽峭處亦近是

永柳山水孤峻與永嘉隴蜀各別故子厚詩文不

必謝之森秀杜之險壯但寓目輒書自然獨造

王孟齊名李西涯謂王不及孟竟陵及新城先生謂孟不及王愚謂以疎古論孟爲勝以澄汰論王爲勝二家未易軒輊

右丞詩精工襄陽詩有亂頭麤服處故說者多謂勝王不知此乃跡耳境地高下不在此

東坡言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顏老杜詩曰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又曰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孟詩在子美意中居何等也

儲王並稱儲自不及王獨田家詩歸愚先生以為儲勝蓋此題詩更宜朴質也

新城先生居易錄曰儲光羲詩多龍虎鉛汞之氣田園樵牧諸篇又迂濶不切事情此論似過當然自是古今獨見

常建劉眘虛詩於王孟外又闢一徑常取徑幽而不詭於正劉氣象一派空明

劉眘虛詩空明深厚饒有理趣

高岑詩同而異高詩渾樸岑詩警動

蕭功曹穎士李員外華獨孤常州及詩皆以格勝不

欲與流輩爭妍蕭品節尤高新舊唐書俱傳入文苑殊失義例

篋中集載沈千運諸人皆廉潔士詩亦高古無唐世名輩習氣

孟校書雲卿詩最古交游亦盛與陶峴焦遂張旭杜甫元結劉長卿韋應物相友善杜集中凡四見次山詩文亦屢見且曰雲卿少次山六七歲名聲滿天下韋古詩一篇有高文激頹波四海靡不傳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之句其為名賢所重如此顧後人論詩從不及雲卿何也

元次山詩在唐人中又是一格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退之五言大篇學杜而峭露特甚小詩學選而變鑿空處類孟郊而氣象較濶

孟郊詩筆力高古從古歌謠漢樂府中來而苦澁其性也勝元白在此不及韋柳亦在此

郊詩類幽憤之詞讀之令人氣塞

王奉常敬美曰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新城先生池北偶談曰感興宜阮陳山水閒適宜王韋亂離行役鋪張敘述宜老杜未可限以一格愚謂古人

多師以為師正如此

呂成公曰詩詞之作自漢魏而下如建安七子如顏謝徐庾雖為淫麗而古人之遺風餘韻猶間見也至唐杜子美以大才為之一切盡了故後世惟見子美之詩而前日之詩無復見矣見左氏傳說卷二誠哉是言

蘇子瞻曰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

遠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晦翁謂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觀此則為五言詩者當知所取擇矣

長慶後無五言詩

古歌謠樂章長短句固七言體製所自出遂名為七言古詩似於格未合也至如漢武之栢梁詩荊子歌秋風辭曹丕之燕歌行陳琳之飲馬長城窟鮑照之代白紵舞歌辭擬行路難無名氏之木蘭詩雖詞意高古而波瀾漸濶肇有唐風矣

南北朝短章敕勒歌斷爲第一蒼勁高古不減大風垓下楊白華咸陽王歌事真情真詞調亦委婉逼真惜不傳誰氏子作

七言歌行欲氣勝易欲氣古難氣古而兼氣勝更難

王楊盧駱氣古非氣勝也子瞻氣勝非氣古也退之短章氣古長篇氣勝王李高岑並氣古氣勝而未至者惟李杜兼之各造其極又加以變化神奇錯綜斷亂也

唐初四子外如李嶠汾陰行情詞斐然可歌可泣

古今絕調也鄭元振寶劍篇托興微婉王翰飲馬長城窟足當史斷並皆高作他如宋之問明河篇詞調圓美令下讀之賞其才細玩之畢其志也嘉州五言微不逮高至歌行奇崛處不翅過之東川筆力似亦未逋

退之琴操羅池廟詩李杜不能作何論子厚子厚寂寥短章詞高意遠是為絕調若放鷓鴣詞並悔過之作惻愴動人

昌谷歌行不必可解而幽新奇澁妙處難言殆如春閨之怨女悲秋之志士與

玉川子詩誠誕然有所思樓上女兒曲音韻飄灑已近似謫仙讀寄謝孟諫議詩尚想見此老襟抱乃甘露禍起以事外儒生倉卒遇害君子傷之

元白長句無初唐之整麗老杜之激昂而宛轉流暢又自一格大抵通贍有餘遒緊不足

許彥周謂張籍王建樂府宮詞皆傑出而不能追逐李杜者氣不勝耳漁洋老人分甘餘話非之謂正坐格不高耳愚以為皆非也張王縱氣勝格高秪追逐王李高岑如何敢望李杜

義山韓碑淋漓盡致獨諱言段碑蓋事由奉勅也

或曰與柯古交善

詩與題稱乃佳如石鼓歌三篇韓蘓為合作韋左司殊未盡致桃源行四篇摩詰為合作昌黎半山大費氣力夢得亦澄汰未精

新城公池北偶談曰唐宋以來作桃源行最傳者王摩詰韓退之王半山三篇觀退之半山二詩筆力意思甚可喜及讀摩詰詩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強不免面赤耳熱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

韓蘓筆力相當韓排奡蘓雄放并體出杜陵蘓兼有謫仙然謫仙超忽終隔一塵在

坡公規模大波瀾壯濶涪翁筆力高風格孤峻

坡公嘗自評其文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公之詩亦然

涪翁語皆生造不襲前人

放翁多和緩之音遺山清壯頓挫殆欲過之

史漢八家之文可通於七古李杜韓蘇之七古可通於散體之文

六朝之文與爾時詩賦一種筆墨

詩文有不相蒙者律詩也古詩則與之近如作碑誌末係以銘辭擬雅頌騷體及古歌謠雖非詩亦有韻之文也使放筆為古詩不必合拍自然越俗

韓退之文貞元十九李習之文貞元十二并載年字成句韓退之詩屈原離騷二十五吳立夫詩偉兹欲繼三百五并載篇字成句此詩古文之句法相同者

太白詩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句凡三疊管子曰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陼綱山於有牢穀梁氏曰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一篇之中三番叙述愈見其妙所謂閉户造車出門合轍者也

李東川夷齊廟詩放寫山河寂寞韓歐孔子廟碑記但詳典禮皆不着議論詩古文之義法同也

柳仲塗論文謂古其理高其意余謂詩之道正不外是

望谿老人贈湻安方文輈序畧曰唐宋之學者雖逐於詩賦論策之末然所取尚博故一旦去為古文而力猶可藉也明之世一於五經四子之書其號則正矣而人占一經自少而壯英華果鋭之氣

皆撒於時文而後用其餘以涉於古則其不能自樹立也宜矣用此言之欲從事古文自詩賦入者視帖括為徑而世或不然末上溯風雅之源又所涉叢雜不可為博耳望翁嘗曰我若不能時文古文當更進一格

杜子美原本經史詩體專是賦故多切實之語李太白枕藉莊騷長於比興故多惝恍之詞

太白詩法齊尚父淮陰侯之兵法也少陵詩法孫吳之兵法也以同時將略論在漢李則飛將軍杜則程不識在唐李則汾陽王杜則李臨淮然則李愈與曰杜猶節制之師百世之常法

字畫有篆隸真草詩亦有之古樂府大小篆也漢魏晉隸書也六朝暨唐初真書也鮑明遠亦隸亦草李太白顛素之草書也杜子美魯公之真草也然則陳思其鍾王乎阮籍其張伯英乎

以畫論詩李杜歌行荊關董巨之山水也唐初四子歌行思訓父子之金碧山水也摩詰之詩即摩詰之畫意致蕭散中自饒名貴

詩之骨有重有輕骨重者易沉厚其失也拙骨輕者易飄逸其失也浮然詩到聖處骨輕骨重無乎不可李詩骨輕杜詩骨重

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瀉入胸懷間太白具此襟抱故下筆有延頸八荒氣象
太白詩一夜飛渡鏡湖月又詩一谿初入千花明萬壑度盡松風聲皆天仙語也太白詩境正如此
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劉須谿謂即子美自道良是高岑不足以當之
世人但目皮色蒼厚格度端凝為杜體不知此老學博思深筆力矯變於沉鬱頓挫之極更見微婉
試舉五古自前後出塞三吏三別彭衙行外如玉華宮羌邨贈衛八處士佳人夢李白七古自兵車

麗人哀江頭哀王孫外如樂遊園歌五律之洞房鬬雞七月之東閣觀梅等篇學杜者視此種曾百得其一二與

杜詩自貞觀以來人物略具如劉文靜裴寂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虞世南狄仁傑郭震宋璟張九齡諸名臣散見側出皆歷歷可數尤詳於肅代時事以至閹人蕃將吐蕃回紇叛逆諸臣罔不見諸篇什然衣白山人事秘未由遽知平原及諸死義之士如李憕盧奕顏杲卿張巡許遠南霽雲等炳若日星何以詠歌不及若謂未經欵洽則嘗和元道州舂陵行矣杜老可作吾當首質之

張睢陽事始見於韋詩韋往來梁宋間聞見最真故感憤歎息非復平日淡緩之音

韋公當天寶末扈從遊幸目擊明皇敗度喪亂後經驪山溫泉遇諸耆舊等篇追維已事備極敷陳獨楊氏諸姨未嘗顯及為尊親隱也或曰如杜不諱言何余曰有忠愛之心如杜則可不然韋公為正彼元白張祜之徒長吟短咏果足垂鑒戒與抑宣淫與不得援詩人刺衛宣齊襄自解免也

昌黎出陸宣公之門集中無上書無投贈詩但於順宗實錄及他文側見豈宣公德業昌黎學行兩

未洞悉然與

韓詩多不經人道語奇闢處驚人白詩善道人心中事流易處近人

白傅諷諭詩有關世道當別具隻眼觀之

新城先生香祖筆記曰李長吉詩骨重神寒天廟器骨重神寒四字可喻詩品元白正坐少此四字故其品不貴

古人詩境不同譬諸山川杜詩如河嶽李詩如海上十洲孟襄陽詩如匡廬王右丞詩如會稽諸山高岑詩如疏勒祁連名標塞上大歷十子詩如巫山十

二各占一峰韋詩如峨嵋天半高無與比柳詩如巴東三峽清夜啼猿韓詩如太行孟東野詩如羊腸坂蘊詩如羅浮黃詩如龍門八節灘此類不可悉數惟覽者自得之耳

謂漢魏晉盛唐詩不能做效者自畫之詞也謂宋金元詩不可寓目者拘墟之見也大率五言在六朝不可居鮑謝後在唐不可居韋柳後七言則坡谷已下如放翁遺山余均有取焉

斂谿說詩卷上終

歛谿說詩卷下

寶應　喬億

古體嚴於今體五古嚴於七古以其去風雅愈近也

太白謂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然四言極難故自漢迄晉能者秖落落數公唐自韓柳外亦未見其人○方宜田曰漢魏鮮四言佳境宋元鮮五言佳境三代以下其言長氣使然也

平淮西非唐代第一豐功偉烈而韓為之碑柳為之雅噫盛矣哉

石徂徠慶歷詩下昌黎元和詩遠甚祇是作詩之意羨遂足千古

雜言無定數而往復諷詠自成音節所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若限以句調便是塡詞

七言中有單句有長短句五言亦間有之古辭陌上桑云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單句也曹孟德秋胡行云歌以永志謝客相逢行云憂來傷人短句也陸士衡猛虎行云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長句也古人文章無定式不可

不知不可輕學正此類也

轉韻無定句或意轉氣轉調轉而韻轉亦隨之

長篇貴有操縱忌章法散漫而筋骨或懈○有一二字之向背通篇脉絡攸關

長篇圓通體有大提挈大結束大轉換逐段中又自有小提挈小結束小轉換間有不提挈不結束而未有不轉換者

當折落不折落不當折落忽然折落李杜小詩且然何況大篇若元白諸公但穩順聲勢而已

讀古人長篇當先分段落再觀其次第詳略首尾

呼應順逆隱見疎密疾徐乍離乍合忽斷忽連與夫不可顛倒一聯增減一韻也

北征南山詩雖具絕大魄力却有規矩可學盧江小吏詩敘次似衍而複然情事曲折盡在是矣筆墨天成不假造作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者也此在六朝已成廣陵散矣

鄭善夫曰長篇沉着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有骨格此老杜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亦不以此為貴但可以為難而已宋人往往學之遂以詩當文濫觴不已詩道大壞由老杜啟之也愚謂此

說甚透非譏杜正勸人善學杜耳
白居易亦善作長韻敘事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
又不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
而多厭也魏泰云
五言律肇自齊梁由前以觀風斯降矣繩以唐律
却古
律詩而有古意此盛唐諸公獨絶後人極力摹擬
便着跡○方宜田曰鍾王楷法帶篆隸後人不習
篆隸惟於楷法中求之故難能也
拗體尤貴自然

陳杜沈宋二張燕公 曲江王孟高岑李杜及劉韋錢郎諸家五律雖氣有厚薄骨有重輕併入高品後來惟張文昌稍步趨大歷

唐季五律嚴滄浪獨取馬戴亦自有見按全唐詩話戴佐大同軍幕許棠往謁之一見如舊識留連數月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啟緘乃知戴潛遣一介郵其家矣行誼如此其詩益為可貴

宋之後山簡齋五律宗杜語皆麁硬乏温醇之氣

七言律詩有古意更難氣格之古無過沈雲卿之

龍池篇崔顥之黃鶴樓老杜之城尖徑仄諸篇詞意之古無過沈雲卿之盧家少婦一首然效杜拗體者多盧家少婦無嗣響矣

開寶七律王右丞之格韻李東川之音調並皆高妙高常侍五言質朴七律別有風味岑嘉州微傷於巧而體氣自厚

七律至於杜子美古今變態盡矣試舉十數首觀之章法無一同者

隨州五言長城七律亦最佳然氣象骨力降開寶諸公一等

左司不著七律名而格韻自高

大歷以後七律劉柳格調㝡優香山義山須合看以矯其偏亦以參其變也

義山七律大有作用在

不觀楊劉唱和詩不知義山筆力高不可及

新城公池北偶談曰樂天作劉白倡和集解獨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為神妙且云此等語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殊不可曉宜元白於盛唐諸公興象超詣之妙全未夢見

新城公錄居易曰劉吏部公㦸云七律較五律多二字耳其難什倍譬開硬弩祇到七分若到十分滿古今亦罕矣予最喜其語因思唐宋以來為此體者何翅千百人求其十分滿者惟杜甫李頎李商隱陸游及明之空同滄溟二李數家耳愚謂王維劉禹錫亦有十分滿者豈反在放翁滄溟下耶七言律古人所難試觀大歷前唯老杜下筆五首八首餘子率皆矜貴及後人逞博擇焉不精有多至三二十首者然三二十首細看祇是一首無淺深層次變化也

日知錄曰鄭人薛千仞岡曰自唐人之近體興而詩一大變後學之士可兼為而不可專攻者也近日之弊無人不詩無詩不律無律不七言又曰七言律法度貴嚴對偶貴整音節貴響不易作也今初學後生無不為七言律似反以此為入門之路其終身不得窺此道藩籬無怪也

先徵君嘗述陶先生澂語曰近人作詩不拘何題落筆便是七律

長律較古體長篇鎔鑄嚴精音韻更切不容一字不入格也唐初及開寶諸公渾雄富麗出以整暇

至杜子美更縱橫於排比中斯為至矣元白篇幅雖長波瀾未濶
柳州長律極峭蒨可喜
近人於長律專事鋪陳全無手段
五言絶句工古體者自工謝朓何遜尚矣唐之李白王維韋應物可證也惟崔國輔自齊梁樂府中來不當以此論列
後人苦效王裴而不得其自在所以去之彌遠
七言絶句李供奉王龍標神化至矣王翰王之渙一首兩首冠絶古今右丞氣韻嘉州氣骨非大歷

諸公可到李君虞劉夢得具有樂府意亦邈焉寡儔至如樊川之風調義山之筆力又豈易言哉

唐七絕儘多佳製以得樂府意為尤

竹枝詞與七絕音韻各殊大率似謠似諺有連臂踏歌之致先仲兄敬哉云

七絕似易而實難竹枝詞更難

坡公七絕具邁往之氣放翁遺山亦遠擅長

每成一篇先觀氣象如何

讀古人詩要分别古人氣象盛唐詩有極不工者氣象却好晚唐詩有極工者氣象却不好

漢魏六朝詩勿論寄興如何氣象固自不同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杜老豈欺予哉

詩必有為而作焉得多

漢人無故不作詩魏氏自公讌等篇外亦不苟作故陳思阮籍詩雖多讀者不厭其多迨陸士衡以贍博稱效尤者遞降而下以多為貴而詩旨微矣黄魯直曰吟詩不須務多但意盡可也按紀事祖詠賦終南殘雪詩四句即納於有司曰意盡此足見古人賦詩必因情事之繁略以定體製之豐約斷不瘠義肥辭徒悦目偶俗而已○文賦曰要辭

逹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去士衡固患才多者亦為此言

極用意要看似不用意極着力要看似不着力

詩有似率而實鍊者葢鍊在意在氣在篇不在字句也○字句又何嘗不鍊但出語自然不使人覺耳

詩本貴潔亦貴拉雜能潔難能拉雜更難近代詩人吾見有能潔者矣未見有能拉雜者也能潔而不能拉雜不失為高手不能潔而遽言拉雜難乎為詩矣夫所謂拉雜者形體則然其意義未嘗不

潔若莊子離騷皆是也獨詩也哉○史遷何嘗不拉雜而柳州謂參之太史以著其潔亦此意也知能率高於能鍊則知謝不如陶柳不如韋矣知能拉雜過於能潔則知小謝不如鮑矣

勿寫無意之景勿措無味之辭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姜白石語也余謂意中有景固妙無景亦不害為好詩若景中斷須有意無意便是死景

景物萬狀前人鈎致無遺稱詩於今日大難惟句中有我在斯同題而異趣矣以下二條劉補齋學士見與予同

節序同景物同而時有盛衰境有苦樂人心故自不同以不同接所同斯同亦不同而詩文之用無窮焉

景有神遇有目接神遇者虛擬以成辭屈宋已下皆然所謂五城十二樓縹緲俱在空際也目接則語貴徵實如靖節田園謝公山水皆可以識曲聽真也

景物所在性情即於是焉存

陳白沙曰論詩當論性情論性情先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矣愚謂先生深味道腴自具性情故首

以風韻為言至近代名家專尚風韻不問性情反得謂之有詩乎哉○宋以來學擊壤集者多流學究語又或以書為詩以文為詩其乏風韻以此

詩學根於性情則識與年進愈老愈妙不然精力向衰才思頓減遇英銳後生皆當避席也

所謂性情者不必義關乎倫常意深於美刺但觸物起興有真趣存焉耳

性情詩之體音節詩之用

音節難言也近體在字句輕重清濁古體在氣調舒疾低昂

音節不但四聲必兼喉舌腭齒唇方為盡善

困學紀聞曰李虛已初與曾致堯倡酬致堯謂曰子之詩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已初未悟既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愚謂古人詩固音節鏗鏘有時調啞又未嘗不妙天趣足也

凡讀詩宜沉緩而悠圓其滋味自出音節亦自有會心

作詩須辨材料何者宜入近體何者宜入古體又何者宜入七古而并不可入五古

五古材料可入七古七古材料如何輕入五古此專指韓蘓體非唐初四子歌行

少陵曰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東坡曰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荆公曰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愚謂少陵語尤精到坡語亦佳荆舒則太拘忌矣他詩不具論李杜二集可觀也

邢子才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正與杜旨同

古人用事即是用意加以真氣行之健筆舉之故徵引雖繁不為事累

南史謂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後人喜用事者尚鑒茲哉

詩品曰吟咏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愚謂情性有難以直抒者非假事陳詞則不可顯所用何如耳

勿貪奇字若胸有卷軸肆筆寫出又自不同

增一分才氣不若增一分識見何義門焯語讀書人下筆斷不滿紙經史吾邑王先生忬子語

虞伯生曰文章之妙唯浙中庵者知之若川人之

為庖也臠塊而大臠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則不然凡水陸之産皆擇取柔甘調其湆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角之珍不易故性為文之妙亦猶是耳按此與司空圖鹽梅之喻各有意義非言用事而用事之法不出乎此矣

着意全篇勿貪好句○前人標舉一句兩句以定工拙乃偶然談次如此詎意後來學者盡有句無篇也

詩句欲雄壯不難雄壯而有綿至之思爲難故外强中乾詩家切忌

張衡同聲歌繁欽定情篇托爲男女之辭不廢君臣之義猶古之遺風焉子夜讀曲宮體桑間濮上之音也迨唐末三十六體并作語多穢褻其宮體之職志詩人輕薄之號有由然矣然謂溫李輕薄則可謂詩人輕薄則不可如因其失而歸咎於詩然則張禹馬融之奢淫亦其經術過歟而淵明子美又何以稱焉

漢室小人亦有經術唐代君子亦尚詞華

淵明人品不以詩文重實以詩文顯試觀兩漢逸民若二龔薛方逢萌臺佟矯慎法真諸人志潔行芳類不出淵明下而後世名在隱見間淵明則婦孺亦解道其姓字由愛其文詞用為故實散見於詩歌曲調之中者衆也○漢末如黃憲徐穉申屠蟠郭泰管寧龐德公司馬徽與晉陶潛皆第一流人而陶更有詩文供後人玩賞

倫常中唯父子不見諸吟咏望谿方公曰自古無子別父母之詩陟岵作於中途但言父母思己而不言己思父母唐人作觀別者不自言離其親不

恐言也親亡而自痛自責則義盡於蓼莪矣

詞人于役但經過處必題詩或多至三二百篇少亦不下五六十篇幾無一題一咏不有郡邑名竟是地里志固曰然矣然道塗跋涉之苦山水奇崛之區所感非一情不能已至若絶塞邊徼輶軒不到人物異形草木殊狀過其地者莫不悄焉動容因之慨然成咏不特抒懷亦云紀異也

詠史詩須別有懷抱

劉向睹成帝及趙衛之屬爲列女傳荀悦以政移曹氏作申鑒習鑿齒因桓温跋扈著漢晉春秋胡

致堂管見專爲秦檜設朱子釋楚詞有感於趙忠定古人著書皆有故也作咏史詩尚師其意

咏史詩當如龍門諸贊抑揚頓挫使人一唱三歎咏古人即採摭古人事蹟定非高手試看老杜咏昭烈武侯詩極多何嘗實塡一事而俯仰傷懷將五百餘年精神如相契合是何等胷次也漁洋先生詩如謁少陵祠題三閭大夫廟等作幷組織極工才思極贍而讀罷茫然無所感發後來作手必有短長之者然余非知之深愛之至亦何敢遽發此言哉○賈誼弔屈原以躪長沙也史遷以屈賈

合傳從其類以見志也自漢以來感其事作為文詞者亦何非拓落人耶而漁洋先生以郎官主試西川歸途過三閭大夫廟有何鬱抑而賦此詩宜其歔欷無涕讀者必不為之興哀也

後人賦物每苦於太切不及古人高渾如柳吳興擣衣詩五首直至第三首末方到題第四首言擣衣其前後數首多言秋閨愁思之態豈語皆泛設蓋正寫擣衣時情景也從來空中用力遠處傳神多類此

仕學規範曰古人作詩正以風調高古為主雖意

遠語疎皆為佳作後人有切近的當氣格凡下者終使人可憎

詠物詩原於盤盂户席諸古銘辭而漸失其旨由過於黏着也

咏物詩齊梁及唐初為一格衆唐人為一格老杜自為一格宋元又各自一格宋詩麓而大元詩細而小當分別觀之以盡其變而奉老杜為宗大率老杜着題詩并感物興懷即小喻大何嘗刻意肖題却自然移他處不得

新城公（分甘餘話）曰咏物詩最難超脫超脫而復精切

則尤難也余謂後人咏物詩佳者未嘗不精切但精切不從超脫中來耳

昔人謂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意在似晚唐及宋元人咏物詩也意不在似老杜咏物詩也然意在似未必盡似意不在似又何嘗不似

題畫詩三唐間見入宋寖多要惟老杜橫絕古今蘇文忠次之黃文節又次之金源則元裕之一人可下視南渡諸公至有元作者尤衆而虞邵菴吳淵穎又一時雨大也

古今題畫之作大率古體及絕句律則五言以七

言律者未數數然也

論詩當論題魏晉以前先有詩後有題爲情造文也宋齊以後先有題後有詩爲文造情也詩之真僞並見於此

謝康樂製題輒多佳境

唐人製題簡淨老杜一字二字拈出更古○天末懷李白當屬天末名篇旁注懷李白猶夫不見李生久以不見名篇旁注近無李白消息也而諸刻本五字悉居中直傳寫之訛校閱未加察詳耳

唐人間作長題細玩其詩如題安放極見章法

長題亦權輿於謝藝苑宗之

題詳盡則詩味淺薄無餘蘊 邱庸謹為此說不得以杜不盡爾非之

詩題逕於玉局別搆佳境唐人家法為稍變矣

元人詩題太細碎殊欠渾雅

唱和須擇人作詩須擇題

唱和太頻令人思敏而格退

與人唱和固相觀而善然筆頭塵土易生無復古人氣味矣

次韻非古古詩次韻非也

次韻始於元白盛於皮陸再盛於坡谷後來記醜

而博者專用此擅場○按戴叔倫詩有次韻者此又在元白前然秖小詩偶次己韻耳

次韻不難不次韻難長篇自當別論

凡韻疊至數四直兒戲耳豈足效尤

吳子華韓致堯次韻復倒次前韻此又一格也亦不難

固有險韻亦有因題而韻險者

許彥周曰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唐李義山及本朝黃魯直詩則去也余謂何如讀古樂府及魏晉人詩

明詩屢變咸宗六代三唐固多僞體亦有正聲自

錢受之力詆弘正諸公始纘宋人餘緒諸詩老繼之皆名唐而實宋此風氣一大變也至近人謂學詩斷自元和不可作開元大歷之想是朝囷蟪蛄儔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論詩如論士品居上才次之若但以才言更千百世之下無出眉山右者必求諸品當知韋柳既沒清音遂杳者五百餘年迨明初高季迪樂府五言始刻意六朝才情兼贍而元習未除骨稍輕氣稍薄也又百三十年李何繼起力振頹風倡為古調一時羣彥莫不景從雖眞僞雜興瑜瑕莫掩然而

立志高邈嚮正矣故余嘗言李何大有功於詩教斷為風雅中興之冠而虞山錢氏非之耳食之徒又羣附和之於今不息也可勝歎哉

空同詩削其摹古太著跡者餘皆卓犖可觀而虞山詆諆不遺餘力秪可誑盲俗耳

仲默善學古人於漢魏得其風骨於六朝得其情采於唐初四子得其音調而詞不縟於老杜得其格律而氣不猶後人於此問津最為無獘顧虞山擠北地而并及信陽何歟

湯潛菴先生曰近代空同大復振衰復古為風雅

準的或慷慨豪宕或俊朗風流實各肖其性情糾彈戚畹中夜悲歌抗表閶闔脫屣簪紱浩氣清風至今猶可想見於長歌短咏之間愚謂李何詩不待先生論定而人品為所歎慕如此可謂難已

昌穀詩超軼絕塵復饒古韻在盛唐中允推上品

秀水朱先生竹垞謂七言勝於五言七絕尤勝諸體

余閱廸功集唯五古有未至而樂府歌行律體俱妙至七絕名篇實多並臻極則

列朝詩選於空同大復廸功諸家去取多不可解

高子業專工五言語多淒怨殊乏懽悰良由夙抱

羸疾使然其神彩或稍遜仲默昌穀然邉幅已下鮮其儷也

明初自高青邱外則青田海叟成化以還則李賓之弘正間則李獻吉何仲默徐昌穀及楊升菴之七言薛西原之五字嘉靖後則高蘇門華鴻山皇甫兄弟謝四溟皆五言之選也弇州才大滄溟七言今體閒入神品

明作者本領遠不逮宋而品格較高

李長沙自是風雅道喪時一大作手然平心論之終出李何之下

長沙詩格在唐宋之間虞山則全體皆宋矣

虞山詩才詩學誠無愧前賢而不可以言品正與其人相似耳

李何諸公詩人之詩也虞山婁江才人之詩也公安竟陵則藝苑之根蝨豈特為旁門曲徑而已

觀錢受之詩則知　本朝諸公體製所自出

明代詩人尊唐攘宋無道韓蘓白陸體者　國朝則祖宋祧唐雖文章宿老宋氣不除

才人喜事輒竄易往哲詩文如歐陽率更之於曹孟德短歌行刪慨當以慷十二句越陌度阡四句坡公之於柳州漁翁詩刪

末二句　嚴滄浪之於小謝新亭渚送范雲詩刪第四聯李空同之於駱丞蕩子從軍賦改為歌行中多削去兼潤色之譚友夏之於潘黃門悼亡詩首篇刪如彼翰林鳥四句本朝王阮亭先生之於老杜醉時歌刪相如二句玉華宮刪美人一聯及末二句皆不為無見然細按之似緊實促無原本渾潤氣象唯駱丞賦改為詩音調極協而亦可不必然也至若周少隱柳州別弟宗一詩洛句夢字改處字長在改望斷謝茂秦改小謝澄江句則妄矣又不足深辯

陳思王曰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夫以植之才尚爾胡後

之人護短憑愚踵相躡也
先大父侍讀公在史館嘗以列傳就苕文先生而索指授焉先生公同年友乃於意不為可輙塗竄未嘗以少貸一夕酒半公及之先生詞色甚厲衆艴然公意愈下終此而請業如初及公議下河罷歸先生已退老吳下八九年矣更挾所為文造堯峰以請先生讀而歎曰今海內文章我之外唯汝他如潘次耕尚堪把筆亟命嗣君出拜以他日墓誌屬公未幾相繼而殁嗚呼公立朝非有言責遇事關國是以及民依則義形於色抗廷議忤權要

而無難至以文字處友朋間肅然受命如弟子之奉先師是以慕公之義者又未嘗不重公之文也而先生直諒之風亦因公而著云

附茗文先生贈侍讀公絕句其一千古文章自有真波瀾如此不無神老夫今夜掀髯笑垂死幾能見替人其二杯闌燭跋月將中細與論文興不窮從此兒曹爭企脚瓣香遥指射陂東其三輕薄為文哂未休典刑何意近韓歐縱饒前輩風流在也放斯人出一頭右詩三首從堯峰文鈔檢出先君子嘗言此詩侍讀公未見也

方先生望溪嘗以讀邶鄘十一變風讀王風二篇示座客固屬摘疵衆皆援左國秦漢人為讚說億徐進曰先生此文殊不近人尚覺永叔子瞻氣未穆也先生曰莫是疵否余於八家意主不似必間又曰與其後世有違言不若當世有違言尚可改正噫先生古文應半千之運當今無輩且性簡傲而論文獨虛懷於晚進如此

施愚山先生曰徧觀古人著作不能毫髮無憾何況時賢然我輩志在行遠決不可自恕正使痛自針砭不審去古人幾許又曰蘄州顧赤方出其詩

相讐校嘗握手笑曰吾儕相好也攻瑕索垢當猛鷙如寇讐毋留纖塵爲後人口實噫先生五言爲一代宗匠顧君亦不愧作手有以夫

唐子西曰吾於他文不至蹇澁唯作詩極艱苦悲吟累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䫫百出輙復悲吟累日反覆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甚矣古人成詩之難也

幽人無事不出門偶逐東風轉良夜參差玉宇〇

○○○○○煙來月下江雲抱嶺塗抱嶺改作有態清自

娟竹露無聲浩如○○○○○絲垂尚有殘梅

一枝亞不惜塗惜字改作詞字青春忽忽過但恐懽意年

年謝清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此聯倒句在謝字韻前自知醉耳受松風會採霜林結茅舍浮浮大

甑長炊玉滴滴小槽如壓蔗飲中真味老更濃醉

裏狂言醒可怕閉門謝客對妻子原葉脫落閉倒門謝緊接怕

冠落珮從嘲罵

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

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萬事如花不可期餘生塗生

字改作年字似酒那禁漏十五年前真一夢此句全抹去改作憶
昔還鄉泝巴峽落帆武口長改作高桅亞長江袞袞流不盡
日後紛紛莫吾塗莫吾改作寧少借竟無五畝繼沮溺空
有千篇凌鮑謝自憐老境更貪生此句塗抹改作至今贍討負雲
山未免孤衾眠客舍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初塗初
字易安字又塗去易清字閒如食改哎字蔗幽居[illegible]已甘心此句
塗去三四墨濃不辨為何字上四字改至再皆抹去於句左改為饑寒未至且安居佳事塗佳
事改作憂患已空猶夢怕
右詩二篇顛倒塗抹極意匠之經營無題目無
欵識以先君子平日誦此得知為坡公定惠院

詩也取集對勘前篇三四缺飛木末繚繞香六字竹露句缺瀉字已驚弱柳萬絲垂缺上五字不辭青春忽忽過辭寫作詞謝借二韻集與倒勾處同次篇還鄉集作扁舟武口集作樊口流不盡集作空自流日後集作白髮末二句當屬未就故不書集乃穿花踏月飲郫酒免使醉歸官長罵此藁字半行楷大如山栗殆為詩起草意不在字也煙雲過眼轉落何方幸裴曾錄出今載於此庶不致沉匿且即公諸同好云

八哀詩當屬子美暮年初藁未及改定者

韓退之進撰平淮西碑文表曰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爲愧爲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固重其事難其文亦足見古稱大手筆不皆敏捷也庖丁目不見牛全然曰每至於族見其難為怵然為戒從古哲匠締文矜慎皆類此

山陽邱先生批村曰凡為文辭初脫稿未有不稱意者當俟十餘日或三數月復取覶之則能自定其優劣因憶歐陽文忠有言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先生所見有略同者

先生教初學先為五律蓋古詩無墉壁七律法度

又過嚴也
凡作詩本領在平日臨摹輸惟落想取境謀篇鍊氣將脫藁逐字逐句細加敲煉層層都到能事畢矣如落想凡近取境平熟縱謀篇鍊氣不爲好詩未嘗謀篇鍊氣遽欲逐字逐句細加敲煉亦枉費工夫葢全體未安如何遽商量字句也此數層工夫缺一不得次第亦顛倒不得
詩勿遽論高下且辨是非
詩不在深在真
欲驚俗眼斷無好詩葢先自棄於高聽也

為詩者不祖開元大歷有故一為格韻高非後人易到但習復長慶以下詩為便利以至瑣碎寒窘入鄙體俗體而不自知一為語清省無以展拓才思徑放筆為韓蘓規模始大以至亂雜無章名野體而不可得是無惑乎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也又或知膚庸不可為詩但求新於事實詞句間興象都絕尚何詩之可貴

或問酬應之作宜何師曰王維冠裳珮玉而丰容絕世也

初盛唐人多酬應之篇格韻既高情景兼勝詞采

又精焉得不妙近人詩本無格韻又乏情景雖徵事選詞美可溢目而細味之如嚼蠟耳所自作如是何況酬應

人之能詩不能詩與詩之高不高不必觀詩但披其卷帙看是何題幷作何體則得其梗槩矣

凡詩文身後之名不可以口舌爭勢力取用功深者默以自驗○毀來而怒心不生則幾於成矣

劉歆觀太玄法言謂其空自苦用覆醬瓿雄笑而不應寂高

施愚山先生曰余嘗與林鐵崖敘論詩人以為詩

固難言詩人尤不易今之工者多飾郛郭學菁華其有出於時或矜己忤物誕蕩不可近於是號稱詩人者寖為有道所不錄又曰常慨文人不護細行為世口實由此言之吾輩喜為文詞當因以自警也

先曾祖侍御公家訓曰無莊周之達而知魚樂無茂叔之靜而愛蓮香無陶元亮之高妄意羲皇一枕無邵堯夫之學漫詮雪月風花無吳康齋之收斂身心而羨綠陰清晝無高雲從之沉酣義理而慕水居優游內不足外有餘君子所恥也吾輩莫

把卯鑿二字等閒看過不以此自娛日以此自警庶幾得之玩此則子孫溺於詞章亦公所不取更為冥冥堕行致公歎息痛恨於九泉耶

汪苕文先生曰子弟須有學究氣不可有名士氣先徵君亦嘗訓億曰當作讀書人毋為詩人億少壯不悟今悔何及已

望谿方公謂先君子曰君詩胡不自收拾古文詩字工後世人知之時文廢雖震川荊川之文知為底物壬戌六月二十七夜方公至自燕山共家時君露坐時語伯氏偕億暨姪絜樞封皆侍先君子語及時文方公故云不知詩固輯成不欲

問世也

方公早歲叙世父庶常公學齋詩謂毋以詩自瑕晚年乃勸先君子編詩益積學久閱世深知古今人自有差等詩不與也况詩可以觀謹重之人有放蕩其詞者乎文中子曰文士之行可見信夫

才人値小困苦最可喜

元遺山叙其學詩自警畧曰無怨懟無詭浪無為仇敵謗傷無為聾俗鬨傳無為鄙夫子兎園冊無為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詩人其庶幾乎

近代如薛敬軒陳公甫王伯安趙夢白高雲從詩

並佳特以理學事功風節掩之今重其人不知愛其詩故為表出

歸陶菴不獨人品高詩品亦高

陳大樽風節凛凛詩亦東南俊及

顧亭林早年入復社淹貫古今詩亦無愧作手竹垞老人稱其無長語事必精當詞必古雅豈淺小哉

僕嘗欲萃宋元明三朝儒者詩為一冊曰道學詩鈔又自漢迄明凡良弼循吏賢士大夫之作為一冊曰名臣詩鈔又採古今節烈之士有篇什者如

漢之蘓武孔融唐之李憕蘓源明顏真卿張巡韓偓司空圖宋之靖康以盡文謝諸公明靖難及末造授命諸臣為一册曰忠義詩鈔又取幽人憤士之詩自陶靖節王文中陳希夷林和靖魏仲先鄭所南真山民以及元明之志潔行芳絶塵不返者為一册曰逸民詩鈔俾游心藝苑者知詩外尚有人在也

古人詩文當擇其有補於性情風化者別錄一帙於正課外雒誦數過亦可為進德之一助也

斂豁說詩卷下 終

劒溪說詩又編

寶應喬億著

四言自魏晉以來郊祀之作擬頌餘皆擬國風小雅唐李青蓮不爲形似杜拾遺初無此體蓋難之也至韓柳二公全法宣王大雅所紀載之事使然也大抵四言擬雅頌難似而易好擬國風易似而難江果能肅穆其氣簡古其辭雖不逮三百五篇庶幾哉漢京之遺音與昌黎云師其意不師其辭在擬古者尤爲要訣

大雅久不作言東周後無正大雅亦無變大雅也

竊嘗執此說觀漢魏以還詩其善者猶不失變小雅之遺意而大雅洵未有也然太白能言之太白不能復之蓋其人非凡伯芮良夫尹吉甫之儔也世運然乎哉

許彥周亟稱邶風燕燕于飛可泣鬼神阮亭先生復申其說為萬古送別詩之祖余謂唐詩之善者不出贈別思懷羇旅征戍及宮詞閨怨之作而皆具於國風小大雅今獨舉燕燕四章其說未備蓋雄雉思懷詩之祖也旄邱陟岵羇旅行役詩之祖也擊鼓揚之水征戍詩之祖也小星伯兮宮詞閨

怨詩之祖也品彙載張說巡邊明皇率宋璟以下諸臣各賦詩以餞別猶吉甫贈申伯之義也賀知章歸四明明皇復率朝士咏歌其事亦詩人咏白駒之義也凡此雖不盡合乎風雅而遺意猶存不皆其苗裔耶

燕燕雄雉詩各四章前三章纏綿悱惻漢人猶能之至後一章萬萬不可企蓋性術所流者異矣

衛武公三詩抑戒粹於賓筵淇澳是爲成德爲萬古道學詩之祖斷可識矣

漢之騷皆賦也惟淮南小山招隱士節短而音長

迴出常格乃真騷也武帝之猗子秋風併是歌詞雖古調終遜其峭勁

唐代深於騷者自青蓮昌黎柳州貞曜昌谷而外盖亦寥寥後來坡谷雖甚愛其文詞祇供爲文驅使於騷人之旨未見有合焉者而音韻尤乖甚矣騷之難也

詩不緣於楚騷無以窮風雅比興之變猶夫文不叅之莊子雖昌明博大終乏神奇也

唐詩固稱極盛而五言正脉亦無多傳陳拾遺張曲江李杜韋柳而外惟儲孟二王維昌齡李頎常建

劉眘虛沈千運孟雲卿元結孟郊尚不替前人軌則高岑體稍近杜品彙列之名家允稱也至於退之大篇樂天諷諭雖同祖少陵爲五言之偉製然已破扶藩翰於言近旨遠之意微矣

余少時曾擬古別離一章轉韻山陽邱拙村師評曰頗學漢魏中多有合但首尾尚未合拍爾時正雒誦孟雲卿詩初未識所謂漢魏詩也由是進取而習之乃恍然於雲卿體製所自出

歸愚先生曰愚最愛元結沈千運孟雲卿諸作者今閱此實獲我心

五言盛於漢魏大衍於晉衰於齊梁襍於唐亡於

宋至有明中葉李何之徒稍稍復古而真偽雜出其間藝苑以爲口實此風雅所以終不振也

學漢魏詩當如魯男子學展禽方爲善學

歸愚先生曰李滄溟失此意所以貌似神非

陳伯玉惟感寓諸篇全法阮步兵餘皆其自體始興公自感寓襍體外亦自體也何嘗似後人步趨不失尺寸

太白五言神明於選體之外

太白古詩往往音調似律蓋體源齊梁與酣落筆而不自覺然逸氣橫生高出齊梁萬萬也至於今

體反入古調老子猶龍吾於太白詩亦云
裴旻劒舞其術不傳張旭草書如神今猶髣髴遇
之何酷似青蓮詩也筆力頹放各肖其爲人
凡讀杜詩先即其議論想其襟抱固高出唐一代
詩人再觀其法度或謹嚴或奔放順各篇之體勢
非有意爲之也而鍊字於句法之中與諸家異同
亦宜參看方識杜之大又未嘗不細也自北宋以
來學杜者如林豈盡得神髓哉但勿以虎賁士爲
具有典型斯無爽忒已愚著有杜詩義法一卷另編
半山謂學杜當從義山入愚以爲從六朝入更無

氣羸之弊

觀宗忠簡臨終誦杜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文信國在燕獄中集杜至二百首且曰凡吾所欲言者子美先爲代言之則杜詩之爲百世師者豈徒在文辭格律間哉

書元稹論李杜優劣後

李杜詩自元稹之論出古今譚藝之士先杜後李者莫不然矣以韓退之於二公輒並舉不小爲軒輊雖不敢譏乃終弗于從蓋由子美學博而正其所爲詩大則有關名教小亦曲盡事情

加以詩之法度至杜乃大備太白神遊八表學兼內典見之於詩多荒忽不適世用之語又才爲天縱往往筆落如疾雷之破山去來無跡將法於何執之後之從事於斯者但隨其分之淺深功之小大皆於杜有獲也諸體可兼致其力而太白歷千餘年所云問津者率皆短製或一二韻之飄灑其庶幾焉至於大篇入筆驅辭能得其山奔海立之勢而音韻自若者誰與五嶽名山九州之勝槩也蓬瀛方丈海上之仙蹤也以言乎遊歷一身無遍及要荒而五嶽之真形

八方之異氣怪禽幽獸山鬼跳梁可驚可愕於叢薄深箐中世每不絶於傳聞以高僧畸士獨往之徒各流播人間也彼三山五城十二樓太史公述之而誰其一至與故未躡蓬瀛方丈謂高於五嶽非也知有五嶽謂尊於蓬瀛方丈亦非也李杜之詩固若是焉已矣以是知杜可宗李不可輕擬可不可於李杜云何先後哉昔陳無已評太白詩因及友人黄介嘗讀是論謂論文正不當如是陳以爲知言山谷集亦載此說然猶不免低昂之見宅於心也善乎子瞻之言曰詩文之

學至於韓退之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善評李杜者亦莫如韓韓其得意於二公興象之外云爾乎余學詩垂五十年固習復於杜而涉獵於李者今誦韓詩有會心焉故書之若歐陽永叔貴韓及李而不喜杜則有貢父諸人論說在已

韓詩固宗杜又何嘗不慕李而縱筆爲之乃過於生造無飄灑自然之妙

後人長篇率皆横微事實否則力薄不可支持試閱老杜咏懷北征等作曾用幾故實耶若青蓮大篇隨手事實滾滾而來則又不爲使事也正如大

風拔木屋瓦皆飛氣之所過物必從之風何有意於其間哉

唐詩自李杜而下許彥周謂孟浩然王維當爲第一陸務觀曰岑參一人而已余以爲岑之歌行足當陸語而諸體兼長氣象宏遠無過王維者

韋詩不惟古澹兼以靜勝古澹可幾靜非澄懷觀道不可能也

韋咏聲詩萬物自生聽大空恒寂寥還從靜中起卻向靜中消此乃靜坐功深領得無始氣象又在希夷康節前也較陶靖節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

懼更入玄通

古今共推韋詩冲澹而韋之分量未盡也如睢陽感懷經函谷關並大有關係之作尚得以冲澹不冲澹論耶唐文粹文苑英華不錄此二首獨品彙收入可稱巨眼

睢陽感懷

豺虎犯天綱昇平無內備（所以潼關失守）長驅陰山卒畧踐三河地張侯本忠烈濟世有深智堅壁梁宋間遠籌吳楚利（兼叙守睢陽功）窮年方絕輸鄰援皆攜貳（賀蘭進明許叔冀）使者哭其庭（以申包胥況南八）救兵終不至（此專指賀蘭）

重圍雖可越落翰諒難棄（句句可證新書）飢喉待危巢（敘事）

（中着此五字妙）懸命中路墜甘從鋒刃斃莫奪堅貞志宿將降賊庭（指哥舒翰一輩人）儒生獨全義空城惟白骨同往無賤貴哀哉豈獨今千載當歔欷

李翰所撰張中丞傳今有無莫據其進傳表見文粹新書翰本傳亦載全文稍截其字句耳韋此詩相爲表裏感憤歎息可當傳贊退之所書後出也歐陽文忠謂與翰互有得失顧中丞大節以翰而白邮典亦云優至獨何以缺謚當即取詩中忠烈二字追謚之百世下誰曰不然

經函谷關

洪河絶山根單軌出其側萬古爲要樞往來何時息秦皇既恃險海内被吞食及嗣同覆顛咽喉莫能塞炎靈詎西駕婁子非經國徒欲扼諸侯不知恢至德聖朝及天寶豺虎起東北下沉戰死魂上結窮究色何嘗不警動古今雖共守成敗良可識藩屏無俊賢金湯獨何力馳車一登眺感慨中自惻篇中步步扼關字

韋公遇此等題亦以議論筆力勝○此歎西京失守謂徒險之不足恃也起得雄傑稱題具見

形勢次舉秦漢爲時事立張本議論正大可爲經國至言亦絕好詩篇而自來選家專取韋淡遠之作概置此不錄殆所謂見其表不見其裏者耶

左司有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詩李少於韋十餘歲題則書爵復書名詩稱儒生韓侍郎送李端公序即益也以所執之事與其地考之正同時之作乃稱爵曰端公李蓋長於韓二十歲顧韋之詩韓之文指意則同皆諷其佐劉靖國氛書竹帛也詩文豈異軌哉

韋公多恤人之意極近元次山歸愚先生曰此無人道及

薛文清居官每誦韋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以爲惕然有警於心又所願酌貪泉心不爲磷緇謂可以爲守身之戒余謂左司此等句數不可更僕如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固見稱於紫陽也然則韋公足當良吏之目而後世徒重其詩謂之知言可乎

韋詩五百七十餘篇多安分語無一詩干進且志切憂勤往往自溢於讌遊贈荅閒而淫蕩之思麗情之句亦無有焉至若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

朝持摴蒲局暮竊東鄰姬等句乃建中初遇故人悽然而論舊自道其盛時氣概於今爲可悲耳獨是折節問學以來更仕途起伏數十年所居未嘗不焚香掃地又多與文學高士釋子相往還以恒情論之少年無賴作橫之事有忸怩不欲爲他人道者而韋不諱言之且歷歷爲著於篇可謂不自文其過之君子矣。韋集中今刻有絶句云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蘇州刺史腸按此乃劉夢得作夢得亦嘗爲蘇州刺史孟啟本事詩可據宋版韋集亦不載

歸愚先生曰此辨大有關係

杜韓不無干謁詩文太白亦多綺語試執此以論韋卓乎其不可及已

詩中有畫不若詩中有人左司高於右丞以此

左司歌行極華贍中仍加澹逸特風調稍遜王李諸公然王李較之意淺

韋柳歌行之善者妙絕時人但五言更臻極則不能不自掩之耳

柳州歌行甚古遒勁處非元白張王所及

平淮夷雅森嚴有體不及韓更跌宕多姿然已卓

絕古今矣

析裴李平蔡之功於各篇敘之更不見低昂似出愬妻入譖詔毁韓碑後觀集中上裴晉公李僕射啟則子厚之為二雅亦可惘也

柳並韋稱五言小詩也至大篇馳騁筆力當不在韓吏部下顧韓自出規模柳則運以古法韓氣奇柳氣峻分路揚鑣而柳詩品貴

子厚為韋道安詩敘致詳贍篇法高古可當韋生小傳白傅諷諭諸篇有此筆力否

韋道安詩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劒名二十遊太行暮聞號

哭聲疾驅前致問（疾驅二字便有高義在）有叟垂華纓（已透下刺史）

言我故刺史失職還西京偶爲羣盜得毫纏無

餘羸貨財非足恡二女皆娉婷蒼黃見驅逐誰

識死與生便當此殞命休復事晨征（以上述叟之言晨字從上暮字來）一闡激高義眥裂肝膽橫挂弓問所往（不曰奮身乃曰挂弓趍勢揷入提甚）趨提起崢嶸（指太行）見盜寒磵陰羅列方忽

爭（謂所掠貨財）一矢斃酋帥（前已提出挂弓便可直入）餘黨號且驚麾令

遞束縛（遞字好）墨索相挂擗彼姝久褫魄刃下俟誅

刑（詩意將爲彼姝解縛句中只言彼縛下一久字是斃賊後始見彼姝情景也其不爲賊汙不白而義自見筆力高絕）卻立不

親授諭以從父行（達禮之言是儒士本色）揺收自擔肩轉道趨

前程字字有根節夜發敲石火山林如晝明敲石火如晝明即女子夜行以
燭義若男子黑夜從行當別叙一番情景。夜發與上晨征暮聞一線父子更平抱持涕血紛
交零頓首願歸貨納女稱舅甥道安奮衣去義
重利固輕師婚古所病合姓非用兵是儒士本色語揭來
事儒術十載所能逞所能謂弓劍也雙收正與起應。前案已結此下別舉一事見辛終蹈義死也
截然兩段不用聯絡而氣脉自相灌輸慷慨張徐州朱邸揚前旌投軀獲
所願前馬出王城轅門立奇士淮水秋風生五字
有生氣有餘情入張侯即世亦步驟從容君侯既即世麾下相欲傾立孤抗
王命鐘鼓四野鳴橫潰非所壅逆節非所嬰舉
頭自引刃顱義誰顧形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

貞儒士奇士烈士俱篇中着眼字咄嗟狗權子俞習猶趨榮我歌非

悼死所悼時世情結處只歎死義為難能不亟挽雙盜事足見末段為餘波耳

右詩第三句標韋之年見年少勇能殲盜彼父亦以年少願納女且見女娉婷拒以師婚在年少尤為義舉既勇且義所以投軀幕府至死不變也通篇具史公義法而此句與賈誼傳年十八年二十餘正同若四十五十事可書年不足稱已

盜殺武元衡與韓相俠累何異非國家細故也柳子厚古東門行直指其事其義正其詞危可使當

日君相動色而劉夢得置國事勿論乃爲靖安佳人怨詩觀其小引似與武有不相能者顧夢得左官遠服當不以私廢公爲國惜相臣又况其死以國事胡托爲女子悽斷之詞而猶以爲埤於樂府過矣

歸愚先生曰正論不磨

柳子厚古東門行或問盜殺武元衡事而題曰古東門行何義曰漢樂府有東門行鮑照嘗擬之武之遇盜被害在靖安里東門故借漢樂府題咏其事

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陣雲雞鳴函谷客如霧三字妙貌同心異不可數赤丸夜語飛電光

為刺客傳神讀之悚慄 徼巡司隸眠如羊當街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匕首兇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杜口魏王臥內藏兵符子西掩袂真無辜恙胡轂下一朝起敵國舟中非所擬 魏王以下似襍出不倫及細按其用意在每句下三字固自有條不紊也 安陵誰辨削礪工韓國詎明深井里絕臏斷骨那可補萬金寵贈不如土 結言死者不可復生徒寵贈無益也似寬實緊

諷諭迫切而敘事渾古筆亦沉健有力。詩旨欲大索刺客聲罪致討而終篇不露是為深厚。此詩精悍得明遠之神

劉夢得代靖安佳人怨詩 并序

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一年六月公

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斃於墻下初公爲郎余爲御史繇是有舊故今守遠服賤不可以誄又不得爲歌詩聲於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埤於樂府

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

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墻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

朱子謂武元衡被刺劉禹錫作詩快之當即指是作

八司馬之才無過劉柳者柳之勝劉又不但詩文

其謫居自多怨艾意而劉則無之惜乎其一斥不起天故靳而弗與自新也

夢得詩多傑作特古選不及子厚東野歌行不及退之長吉要非張王可望也當日惟樂天可相頡頏而健舉終遜之大抵白詩寬裕劉較峻烈此兩人之派別也至於七言今體獨出冠時楊升菴以爲元和後夢得當爲第一可謂知言矣

白樂天中懷坦蕩見之於詩亦洞澈表裏曲盡事情俾讀者欣然如對樂易友也然往往意太盡語涉麤俗似欠澄汰之功試閱青蓮詩如海水羣飛

變怪百出而悠然不盡之意自在所以横絶高絶
元和長慶間自韓栁而外古選首孟郊歌行則李
賀張籍五律劉禹錫七言律絶張祜小樂府並出
樂天之右樂天祇長律擅場亦無子厚筆力也而
當日名播雞林後人多宗之良由諸體贍博儘踈
快宜人耳

歸愚先生曰中所許皆當

大歷詩品可貴而邊幅稍狹長慶間規模較濶而
氣味遜之

歸愚先生白定評

大歷諸子詩相似處如出一手及細玩之自有各家面目在

讀古人詩不於本領作用處求之專賞其氣味詞調及一二虛字傳神以為妙道則日誦唐賢三昧集即阮亭先生選本足矣何假萬卷為哉

超非詩文第一境地太倉沈敬亭先生深歎美此言謂知其說者天下鮮矣

文莫古於尚書詩莫古於三百篇試閱典謨訓誥雅頌諸什詞氣簡質可目以超與文如莊子始為超絕漢魏詩亦不可言超此六朝以還佳境後人尚之耳

少陵詩體有如大河東注濁浪掀天所從來高遠

非酌彼清泠之淵如桑苧翁品泉𦂳水第一可稱名超也若青蓮之超妙別有廣大氣象洵所謂張樂洞庭之野與開元太歷諸家異矣

王孟金石之音也錢劉絲竹之音也韋如古雅琴其音澹泊高岑則革木之音兼之者其惟李杜乎

前人謂李杜宮聲昌黎角聲此不易之論獨謂劉文房商聲余深不然之蓋商調高響切雲非重有力莫致也文房淒清而不勁烏足以擬之必也其柳州乎

六朝詩音無不善唐音有善有不善宋以下率皆

有聲無音若元詩之音又近詞曲矣

歸愚先生曰此又當防界限

後人知詩不知音

㘞遽欲自開徑陌㘞終不自開徑陌

不能自開徑陌終是屋下架屋然功力到此大難

歸愚先生曰從法古入大家盡此兩言

當知別裁僞體轉益多師未嘗立異而體自不同方爲善變若廣袤未分驟騁逸足將入野狐外道而不可回反不若守故轍之爲愈也

縱橫排宕非狂放背馳之謂也○陳白沙先生云

完養心氣臻極和平勿爲豪放所奪造詣深後自然如良金美玉無瑕纇可指摘若恣意橫爲詞氣間便一切飛沙走石無老成典雅規矩蕩然識者笑之矣余謂論詩於蒙叟後不爲豪放所奪者蓋寡

凡詩文至浩乎其沛然猶聖學之充實光輝談何容易是必待戛戛其難之後又加以歲月功深或漸臻此境也今未歷其難而遽曰沛然者特未中規矩鉤繩之埴木耳

歸愚先生曰劍溪自寫所得故親切有味如此

李貴清眞杜裁僞體清而不眞則僞體也韓退之務去陳言歸熙甫謂不切者爲陳言足見詩文不眞不切古人所不取也

能感人便是眞詩不能感人便是僞體

前人一語包舉數義後人數語只了一意○蘇子卿詩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歸此一意緜緜五折愈見情殷又不得謂數語只了一意也

辭尚體要自以簡爲貴而堯典女于時觀厥刑于

二女鳌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四句凡十九字祗叙試舜一事則文不爲簡也
欲句穩先求意穩毋句弱先防意弱
詩文字句工夫末也而所係非輕抑知弈有官子譜耶既審秤面能内固外侵復善紐殺而官子路徑不分明失着良多則不爲善弈者夫弈之官子猶詩文字句也秉筆之士而可忽諸
竊聞望溪先生論文務一字動揺不得余服膺數十年凡誦讀及搦管時未嘗不字字經心但恐不免疎脱耳

詩要字字作亦要字字讀遺山豈欺余哉

我役材料材料不得役我押韻亦然

魏晉以前詩句法渾淪讀之幾忘其有韻至顏謝韻脚琤琤太白使韻如轉丸變易不常杜五言徹首尾一韻韻皆平正惟迥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乾字險餘皆渾渾無奇及觀退之用韻或轉或不轉並神施鬼設極搏攫之奇此固爲大才亦詩遯李杜專門未免造作耳

景兼比興無景非詩顧涉筆皆景縱美未善歸愚先生曰此死景活景之別

觀古人自詠所居言山水卉木禽魚皆實有其境

抑或小加潤色而規模廣狹境地喧寂以汲景物之豐悴未或全非也陶淵明若居鄰城市必不爲田園諸詩且陶之性情高潔在處可見何假烟霞泉石爲哉

沈敬亭先生曰至言

寓言詩如海市蜃樓空中結撰凡點綴景物不妨侈言之招提道館園林齋舍等作須即景抒情景或不真情焉得實雖詞句清美氣味恬雅可以充高品不可爲真詩

右丞詩如輞川閒居二首並體認閒字極細句句

與幽居迴別前首結處合兩事鎔成一片以贈裴
妙有閒字餘情後首所云於陵灌園是即目借以
襯托歎彼寂寞中尚不無所事正見此倚樹者真
閒也春日上方即事後半忽作綺語亦反襯法玩
但焚香三字可見
竊見古人兄弟友朋相與贈荅祇叙其悲歡離合
履運之通塞閒寓以規誨而讚頌則汎交也杜子
美骨肉流離悲歌當泣又奚暇言他至若素交歎
美不已者非被罪長流衰老遷謫則死生契濶家
貧宦卑稱其才正悲其命也而太白與子美二詩

當在天寶初優詔放還遨遊齊魯之間子美未獻賦時也事無可說惟别後寄情千里沙邱城下詩别時樽酒留連魯郡東石門詩夫豈不知子美之學與才舍已其無輩哉以爲漫然稱之甚無謂也反不似與有深分者自後世應酬之風熾專主貢諛迨於今而此義亡矣

古人於妻喪哀誄之文凡服勤茹苦淑大哉則書之無道舅姑稱善者或有仁孝實蹟祇着明本事顛末不贊一語而賢自見柳子厚爲亡妻墓誌語涉溢美自是少年之作永柳以後必不然也老泉

祭亡妻文但言教子學問要以文稱及歲巳過憂巳泯沒其逮事舅姑不逮事舅姑終篇無一語及之正春秋常事不書之義耳夫文主理詩主情固自各別而此則皆同所爭在識也識有不自問學來哉

古今悼亡之作惟韋公應物十數篇澹緩悽楚真切動人不必語語沈痛而幽憂鬱堙之氣直灌輸其中誠絕調也潘安仁氣自蒼渾是漢京餘烈而此題精蘊實自韋發之江文通詞繁而意寡中之警策且莫辨爲誰何豈伉儷之詞哉沈休文短製

亦文通之亞至如元微之李義山數篇雖格韻不高而情思凄然可誦金源僅秦畧簡夫七律一首風格清老遺山稱之非過也元傅若金汝礪五言數章亦鐵中之琤琤者獨怪梅聖俞名髙而詩不稱如見盡人間婦無如美且賢成何語也有明諸名家無詩　國初翁山阮亭雨先生并多是作當合諸前輩有是詩者別爲論次云

詩咏莊姜宣姜並著其色而有美有刺義各不同使義不切於美刺其色不必言矣離騷稱靈修美人及漢魏樂府言女子盛容飾皆寓詞以託諷無

非比興者齊梁以下始專咏色於義何取直誨淫焉耳唐人倣古意而不失其正者間見若杜子美麗人行直書所見深切著明尤合乎主文譎諫之義今讀此詩者亦嘗俛焉玩其詞而逆其志耶

趙飴山贊善所撰聲調譜列唐宋人詩數十篇篇中拗字拗句分區平仄註明其下用此施之近體可裨於初學古詩則難口授何況筆譚乃并李杜歌行如扶風豪士夢遊天姥渼陂行丹青引亦字字準以律調譜之是以伶工節拍按鈞天廣樂也竊見詩人佇興變動無方音節亦從之正昌黎所

謂聲之高下皆宜飴山乃桎梏名篇衍楊聲律使人盡效尤皆詩囚矣風竹流泉候蟲時鳥莫不含宮咀商音響自然豈亦嘗赴節與。詩道本大飴山自小之此謂雕蟲此謂傳奇伎倆也

陳思王羅衣何飄揚輕裾隨風還十字皆平未聞有議其失調者小雅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八字句皆仄又何嘗不入工歌也

古詩律調輪扁不能言會心自得之

益都趙清止觀察論詩云格律嚴則境地狹擬議減則性情薄余謂格律嚴能境地不狹惟老杜若

夫擬議盛則性情未有不薄者陸機江淹且然又況其下乎

仁和少宰湯公（西厓）謂詞妨於詩余謂荀子有言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但以文兼詩縱詩無興象超詣之妙不失爲讀書人詩也以詞兼詩雖托體齊梁而五季委靡之習秦李豔冶之姿闌入篇章不惟詩品卑人品亦槪可見已湯公豈過論哉

凡爲文詞於衆翕然稱善後毋忘自攻其短

家數之大小不在篇什多寡尺幅短長

真能文定知詩不必其能詩也真能詩亦然

韓退之云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又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名與謗常相倚伏故杜子美云將詩不必萬人傳

我輩暮年事事宜歸真反璞獨至詩而馳騁於末流抑又何也